

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
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

姚从吾



军事科学院院办图书资料处复印

一九八〇年九月

十三世紀若就武力一方面而論。可以說是
蒙古族稱霸亞洲與威脅歐洲的時代。一二〇六
年成吉思汗統一了整個蒙古，建号大汗。一二
一一到一二一四年敗走金朝，佔領中都（北平）
。一二一九到一二二五年，他又親率大軍西征
花剌子模。（蒙古第一次西征。）跟着一二二六
年又滅了西夏，一二二七年病死。一二三一年
到一二三四年窩闊台汗大舉滅了南邊開封的金
國；一二三六到一二四〇年他又命拔都、速不
台服俄羅斯，波蘭奧匈牙利。前鋒軍（主將

為心都，(1175) 將人敗波蘭大公亨利第二 (Herzog Heinrich II.) 於瓦耳施他提 (Wahlstatt, 勃呂戰場)。(蒙古第二次西征) 一二五三到
一二五八月蒙哥汗又派常旭烈兀征服報達、波斯，建立伊兒汗國。(蒙古第二次西征) 同時
又命忽必烈遠征大理，從此建立安南行省。^{一二五到}
一二五六年忽必烈又滅南宋，統一中國。繼又征
越南，緬甸。東南出師了暹羅、印度以
外，大部分均為蒙古人所統治。這一世紀中蒙
古對外戰爭，除征伐日本因受颱風阻止外，可
以說是橫行歐亞。一切無不戰勝，戰無不克，
聲赫如雷，世世哀榮。祇有一一二七到一二
一二九九年蒙哥汗大舉伐宋，在南宋四川合州釣魚
山下，苦戰不勝，大敗而歸；蒙哥汗即戰死於
合州釣魚山下。這一戰役，成了蒙古的一轉捩

滿的社，自的歐洲學者大都不得其味。——→

(註一) 本書編定於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在

台北東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附屬}所

第四十二年度第四次「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由

所長傅斯年，發表於此。關於紫雲、幽燕等

等川宋本世的幽山山城的全部材料，著者

擬在「金瓶詞話」與「宋本世的幽山山城」兩

兩篇文中，詳加論述。至於金瓶詞話山城

對宋本世蒙古人侵入幽山的影響，著者

另有短文，為宋本世所從幽山山城對蒙古人侵

的打擊，略述一二。見民國四十一年五月

大陸雜誌第十卷第四期，復、二、三、四

）。

、既不假輕易相信，也北照融於天下四紫雲尤

好，像蒙時好這樣的戰略家，會敗北於蒙的

的原；又不能不承認蒙哥是元朝的太祖，雖是事實。因此洪鈞的元史碑文證補（卷一），及蒙占史（洪鈞中譯本六冊，一九三〇年出版），以及近人法國史學家魯賓教授（Prof. R. Grousset, 一八八五—一九五二）著的遠東史（Histoire de l'Extrême-Orient, 一九三〇年出版）與蒙古史略，洪鈞譯本蒙古史略，另有蒙古史略），亨德的帝國（L'Empire des Steppes, 一九三〇年出版），對於蒙哥是元的太祖，洪鈞譯本元史，均含糊其詞，不能暢所欲言。德國史學家，史學家胡克教授（Prof. Dr. Otto Franke, 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在他的五大國的中國歷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1430—1932）的第四冊中，胡克對蒙哥是元朝的太祖，但也語焉不詳；

而對峙蒙古大汗所以戰死的原因，在於余玠的
山城設防，仍然是一廂情願。（此點當於文後
附記中，略言之。）這自然是遼宋史中忽特穆爾
的一件重要史事。

至於說到蒙哥汗在忽必烈死時影響，那
關係就更大了。約略的說，即有以下三點。（1）
延長了南宋的國祚二十餘年（一二五九——一二
七九）。（2）蒙哥汗本人接近蒙古的守舊派，對
新得漢地的事情，不甚注意，一向信任兄弟忽
必烈^忽聽他去處理。忽必烈^則是比較進步的親漢派
；頗能用心選拔漢人，幫助他解決「漢地不^治」
的問題。此事醞釀已久，一二五九蒙哥汗的
暴死，卻急轉直下，改變了^蒙人統治漢地的
態度。（蒙陳氏也是對中原文化的態度。）
（3）忽必烈得以早日即位大汗，很開明的採用了

採用人管理長城以內漢地的成法，正式推行兩
元政治；「以漢法治理漢地，用蒙古法治理蒙古。
使中國自三代余漢到南宋的傳統文化，在蒙
古族整個統一了全部中國以後（一二七六到一
三六八），不但未受到大量破壞，反而得到意外的
保存。因此蒙哥十二五八到一二五九外伐宋時南宋
爭奪巴蜀的成都的戰死，不但對於中國的儒
教大同文化，東亞創朝一系的時間歷史是一件奇蹟；
即是對於世界史觀，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實際上，漢文中現存關於十二五八到一
二五九外，蒙古與南宋爭奪巴蜀戰役的史
料（直接間史料）其零散資料，是相當
豐富的。前人曾力求加以搜集，迄至目前，數
量已多。這些史料大致可以歸為下列一類：（一）
余玠駐營巴蜀，（一二四二到一二五三）。從他

受命治蜀，設立招賢館，任用冉雍、冉璞、張
寬、王惟忠、朱文炳等，到建武以八桂為據點
的十餘山城，阻止住蒙古的騎兵，保障了巴蜀，
蜀人始有安土之心。這是第一組。(二)一二五八
年蒙古第一次入蜀伐宋，宋王昀的岳州被蒙古
，到一二〇九年七月蒙古的戰死。是為第二
組。(三)一二七六年宋都杭州不守，又二年崖
山被單，南宋滅亡；史忠簡公，張瑄公；王
忠文公，王忠文公，王忠文公，王忠文公。
這一組為第三組。這一組的史料，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宋季三朝政要，蘇人詩集元文類，元
朝臣事紀，元人文集，(如耶律休休雙溪醉
隱集，姚燾牧庵集，蘇人詩集元文類，廣
雅堂書影印山城集等)，嘉慶一統志(有陝西
川西山城集天池等部分)，讀史方輿記要，地方

於見聞，不能明悉，所述步跡，每與當時各泉文集之有聞記載，互相抵牾。亦姑研究比較，不易窺見事實的真象。又因南宋因亡，史賢著述散失，理宗以後的步跡，語片不詳，至為遺憾。本論文從先取合川縣志的魚城記中有關「熊耳人人家世」與「五左，合州教「流平民得以保全」的真象，依據心史有關利傳，心人文集等，作一比較研究，以證不測。

二合川志鈞魚城記與五左補傳

所述熊耳人人家世考

張君楷新修合川縣志內有此文，說到當年五左與五左與合州教「流平民以熊耳人人」。一文是鈞魚城記，相當古。不、五左、五左時五左所修四川通志即收此文，也沒有註明作者姓名。另一文即是合川縣志民國二十年

在新修合川縣志、增修的王立補傳。西文就內容說，自因襲^的因承；即是王立補傳，人部分鈔^城自鈔^城點記，而文字較佳。現在將說刊照耳夫人

的說點，照錄如下。

『宋恭帝德祐元年（一二七五）以合州
忠懷使張珪行功，遷四川置^制副使，知重慶
府；以王立為安撫使，兼知合州代之。立
既任事，亟嚴守備，兵民相為腹心。聲息
稍緩，即討捕鄰邑之降北者。……（端宗）
景炎二年（一二七七）北兵來攻，城圍甚
急，王命示諭，已三年餘。兼以中慶叛將
獻城，張珪被俘；合州城旗色照援。

北兵來攻城者日益眾，以時言之曰：『

宋已歸我固久矣！爾既無王，為誰守乎？」
城中之民兇懼，知其禍在頃刻；然皆協力
無異謀。立因出誓哭。曰：「某等荷國厚恩，
常以死報。其如數十萬生靈何！」言已而泣
淚大痛，咸泣不可仰。顧念憲宗之祖，（
事在一二五十年）罹此不赦，又久映宋川
行院（汪即父子等）戰，受殺其兵糧有
深怨；終無計以解之！

立歸家，愁愁不食。其^妻有我妹熊耳大
人者，故北營梁帥妻也；以俘虜來，初至，
立召問之。則曰：「妾姓王氏」。立曰：「作
為台妹，得戍之凶；徐獲爾夫，而憐完宋
人，人深謝之。今有如此此大妹，已故耳
矣。今是見立大愛，亦與城破禍及；為立告
立曰：「妹實姓王，今成都瑞即李德輝，妹

之親兄也，若知安撫待我恩禮，必盡心上奏，親來救此、城人民。公謂何如？」

立聞大喜。即令致書德輝，遣儒生楊
辦等潛赴成都。^{納款}夫人仍附鞋一輛（音兩。

原註：德一雙曰兩。）為信，蓋夫人舊為德
輝作鞋有式，德輝甚愛之也，

德輝得書，知味在釣魚城，良不自勝，
，即遣使赴關，星馳奏聞。而先遣楊等歸，
語立意，立監旂旗於城上，當即視領兵至城
下，遣降。」（以上合川縣志名宦人楊立補傳

其卷一名引釣魚城記。）

上述合川志所載熊氏夫人的歿世，既非出自直接史料，又無遺留古物如圖譜遺像等，以資參
依；平情分析，證據不足，疑竇甚多，不可盡
信。疑竇最顯者者略舉如下，十三世紀中葉以

後，南宋與蒙古爭奪巴蜀，乃中原漢族與邊疆蒙古民族間的國際戰爭，說北營梁帥之妻，自是蒙古軍中上級軍官的兒子。王王為南宋時要國軍人，他們既得北營梁帥的兒子，僅因她自以姓王，即憐心加以收容；且使為家侍母，稱為義妹呢？此其一。至於說「待度爾夫，亦俾免聚」，距今七百年以前，戰亂時期，軍人中能得如此義士，實在使人難以置信。此其二。

李德輝是元朝初年（約西元一二八〇—一二八〇）蒙古漢臣中的名人。不但宋史（一二二）有李德輝的傳記，而且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一）中有長達五十字的友承與友直之行狀，蘇天爵所編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有他的中略，（大部分採自行狀），吳元文類稿（卷四十九）也收有姚燧所傳的行狀。我們應該詳加考察，看元人

記載中，對於此事，有魚可靠的新材料，用資
 補助。此其三。就合川志的魚城紀戎王立補傳
 所說，熊月天人當一二七八年，杭州已降，宋
王（端帝）北遷，張珪被俘；王返順合州數十
 萬軍民山窮水盡，朝不保夕的時候；忽然以一
 女子用我妹的身份出現，救了合州城數十萬軍
 民。這未免戲劇性太強烈了。我們應該考察李
德輝的救合州，是否為外賦的一封書信呢？或
 是招撫合州是他一時的玄機呢？若僅僅依照上
 述的魚城記說去，反而令人不能相信。此其四
 。魚城記又說熊月天人為李德輝作鞋打式。
 使者傳書王或解，並攜鞋一雙，李德輝以為信。
德輝喜不自勝，即挺身到合州從降，意若不如
 此，李德輝將不救合州者。這也是傳言的意味
 太重了。我們雖不能斷定沒有這一回事，但也

尚有斟酌的餘地。至少應該承認到，牠並不是合州得救的主因，而至多只是一個助因。此其一也。鄙人留心遼宋金元四朝史，宋元入文策，且對於蒙古南宋項出巴蜀問題，注意搜集材料，詳加分析；擬撰論文，就正同好。誰先提出此一問題，依據諸撰所及，就上述四點均為下列兩項，加以考察，詳詳如後。

(1) 關於合川^志魚城起所說張耳夫人家世者，此節可歸為以下三點。(一)她是「故北營果帥的甚子」以俘虜的身份來到合州。(二)初被召問，自稱姓王，因被主帥王立認為義妹得以留住王家，侍奉王太夫人。(三)數年後，合州危急，旦夕不保，她看到王立等以憂惱，也急城破補及，乃又自承：「妹實姓李：今成都總帥李德輝，妹之親兄。」「若知安撫待我恩禮

必來救此一城人民。」我們依據這些線索，去尋
 查有關史料，如元史李德輝傳，元朝名臣事略
 中的李德輝事略，龍巖牧庵集與元文類中的李
忠公行狀等，知道李德輝是現在河北的通
縣人。父名朴，三十九歲卒，時德輝方五歲，
 母視宗氏，持家嚴整，共生三子；長德英，次
德芬，三為德輝。（以上摘自牧庵集行狀）沒
 有提到他尚有一位妹妹。但就我國的舊習慣說
 ，周史列傳中不載名人尚有妹妹，也是常有的
 事；自不能因此即說他沒有妹妹。次看去志，
張瑄最近幾年來對蒙古方面的戰爭，則有度宗
咸淳六年（一二七〇）昀王惟正的戰爭；七年
 ，八年，（一二七一——一二七二）昀蒙古刺合剌等
 的戰爭；德佑三年（一二七三）復溫州的戰爭
 ；但均未提及有熊耳將軍或熊耳夫人。後由賀